

聖徒之聲

第23卷 第一期
1981年 一月份





總會會長團

甘賓塞 譚以東 羅慕義墨林

十二使徒議會

彭蓀泰福	彼得生馬可
黎嘉蘭	洪德豪惠
興格萊戈登	孟蓀多馬
潘培道	艾希頓馬文
麥康基布司	貝利多馬
海大衛	傅士德雅各

顧問委員會

培勒羅素	
賓納嘉立斯	譚廸查爾斯
李喬治百啓	希實安慈歐

國際雜誌編輯委員會

編	輯：希勒賴理
助 理	編 輯：摩士卡勞
兒 童	版：賀芙凱迪
設	計：紀齡羅傑

聖徒之聲編輯委員會

翻 譯 監 督：	劉 春 華
編 輯 兼 設 計：	溫 亮
攝 影：	李 少 芳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 ——印 行 ——

香港九龍彌敦道六九一號三樓

目 錄

故事與特輯

聖徒之聲

第23卷

第一期

1981年

一月份

未來的歲月將會如何.....	希勒賴理	1
最大的誠命.....	譚以東	2
我最大的挑戰.....	巴勒查理士	7
問與答.....		12
來自華人的真理迴響.....	潘匡一	15
他的雙手按在我的頭上.....	馬安娜姪姐	17
領我於風暴中.....	基華拉基利加巴	19
五十五歲才悔改？.....	李米高	29
三人行.....	譚艾素	33
不能被征服的人.....		41
台灣台北支聯會通訊.....		44
香港港島／九龍支聯會通訊.....		45

兒 童 欄

與朋友談.....	白克羅伯特	22
米高的家庭.....		24
小玩意.....		28

◀ 訂 閱 價 目 ▶

台灣地區：

零售每本新台幣壹拾元
全年十二期新台幣壹百元

亞洲地區：

空郵一年新台幣二七〇元
平郵一年新台幣一八〇元

歐美地區：

空郵一年新台幣三六〇元
平郵一年新台幣二式〇元

港澳地區：

全年十二期港幣十二元

海外地區：

連平郵費全年十二期美金六元

東南亞地區：

連平郵費全年十二期美金六元

未來的歲月將會如何？

總編輯 希勒賴理

今 天我們的背後是教會一百五十年
的歷史。當我們回顧過去，我們
會為所有曾經幫助推進神的國度的人所作
的貢獻、犧牲和力量，而感到驚訝。

教會領袖在最近的總會教友大會中評論到我們前面的那條道路。在很多方面來說這條路是困難重重的，到時將會有試探和苦難，亦有光榮的成就。甚麼人將會被召喚去作出這些犧牲，完成這些成就？正是我們。

那些熟識教會歷史的人不斷驚歎教會早期教友的決心和力量。有時我們不禁會想：「我慶幸由他們去承受而不是我們；因為我不能確定我們在今天能否做得到這樣的程度。」但這些早期的末世聖徒都是好像你和我一樣的人——受著同樣的誘惑，擁有同樣的人性弱點和情感。令到他們與當時其他普通人不同的是他們對真理的見證。他們接受了聖靈的證實，同時當他們響應他們持有權柄的領袖的召喚和忠告時，聖靈堅強他們，使他們勝任他們的工作。當迫害和傷悲來到時，保惠師亦同時來臨。他們不會覺得孤獨。主為他們的前途鋪路。

我們未來的歲月亦是一樣。當我們聽從召喚去建立神的國度時，主會先我們而行。但是，如果我們要保持强大和穩定，我們一定要擁有與早期聖徒一樣的見證。就是為了這個原因，每一位教友都一定要忠信。單在教會中出生和長大是不足夠的。每一個人都應該有個人的證實。但祇接受一次見證是不足夠的，見證一定要經過不斷的祈禱，學習和正義的生活來滋養著。然後我們才可以像先驅者們那樣成功。

我們時常視總會當局成員和其他教會領袖作為忠信和奉獻的榜樣。他們的召喚固然重要，但他們的數目卻比較小。在其他普通教友之中也有很多是非常堅強和忠信的教友。有很多最忠信和奉獻的末世聖徒在他們自己的支會和分會之外並不為他人所認識。

在這一期中，我們特別引述一些來自世界各地的一些「普通」末世聖徒的見證和經驗。他們跟像他們一樣的千萬信徒在已奠定的堅固基礎上建立國度，直至那國度已準備好迎接它的君王。讓我們一齊成長和保持我們的見證，這見證使我們光大我們的力量，並在苦難時使我們感覺安慰。

最 大 的 誓 命

總 會 第 一 副 會 長 東
譚 以

在 今天當世人都覺得憂慮和紛爭四起，同時世界各地被似乎永遠不能解決的問題所困擾的時候，我們應該停下來和反省令我們不安的因素，並思考可以使我們重拾理性和穩健的補救辦法。

祇有當我們傾聽自由和兄弟之愛的主宰的言語時，我們就可以將錯誤改正為正確，消弭戰禍，救濟飢餓者，供衣服給無衣蔽體者，把刀打到犁頭（以賽亞2：4）和生活在幸福之中，使我們可以更快及更充足地準備迎接那一定來到我們身上的審判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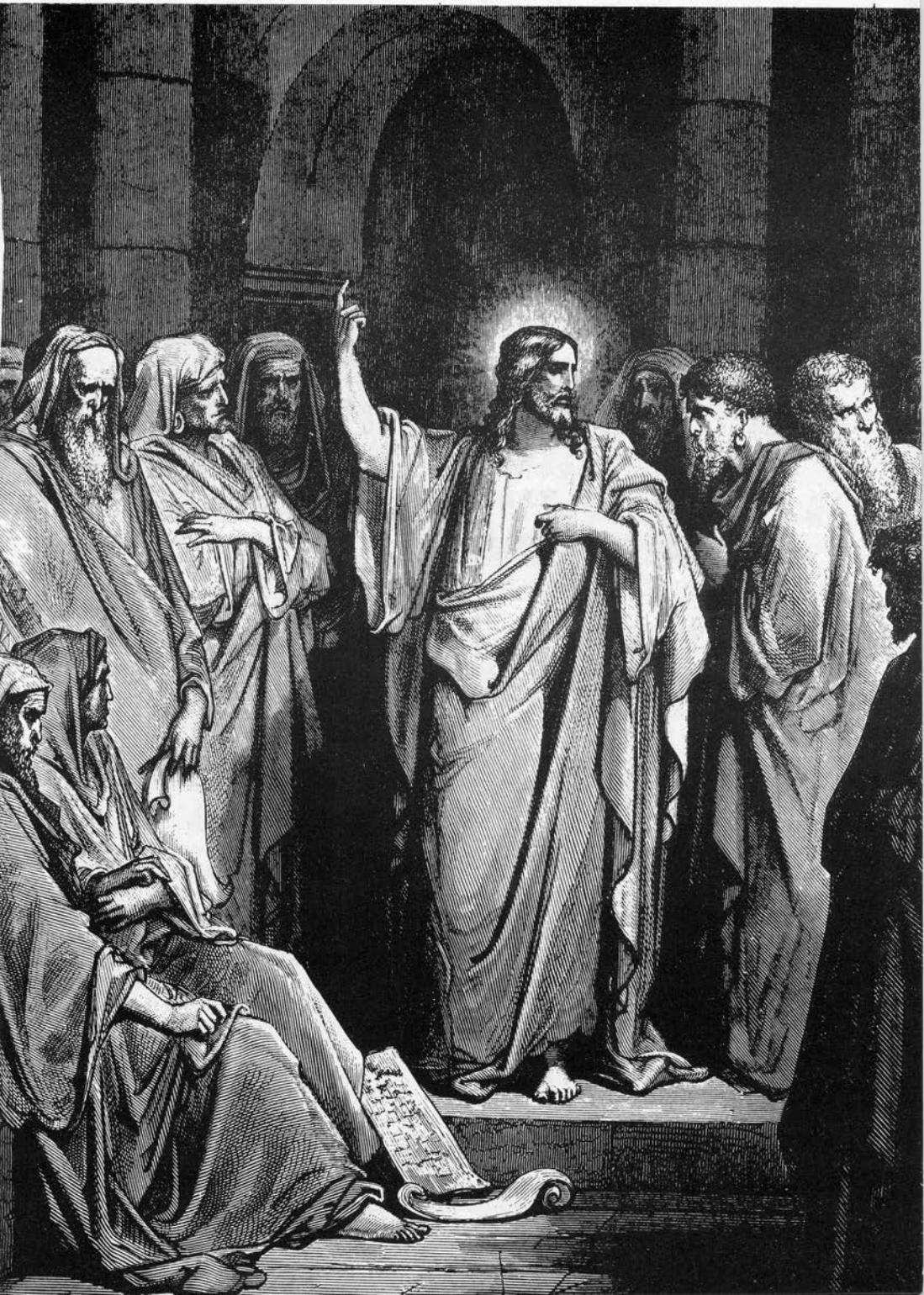
耶穌在回答那律法師的試探「律法上的誠命，那一條是最大呢？」時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神，這是誠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誠命是律法和

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太22：37—40）。

為什麼我們是如此遲延去按照神的旨意而行？為什麼我們不能明白祇有我們接受神為宇宙的創造者和遵照祂管理世人的律法而生活，所有的社會問題才能公正地處理？

我有一次參觀電影「十誡」的試映，這在我心內留下一個感人的訊息——我們可以自由選擇去侍奉神和遵照祂的誠命或接受一個獨裁者的統治，祇有當我們選擇去服從那些保證我們自由的律法我們才可以得到自由，違犯這些律法會為我們帶來束縛、死亡或至少限制了我們的自由。

如果我們愛神和我們的同胞——也就是我們的鄰人——我們將根據我們希望被對待的情況去對待別人。去表達真正的愛會包含了很多事情。從我的思考主對摩西



所說的話：「不可在民中往來搬弄是非……」。

「不可心裏恨你的弟兄……」

「不可報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國的子民，卻要愛人如己。」（利未記19：16—18）

在申命記中我們讀到摩西向他的人民所說的話：

「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神。」

「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

「也要懲懲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在家裏，行在路上，躺下、起來，都要談論。」（申命記6：5—7）

基督說：「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衆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約翰福音13：35）

約翰，在他對人民的勸諭中，發出這個強硬的警告：

「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他怎能愛他沒有看見的神。」

「愛神的，也當愛弟兄，這是我們從神所受的命令。」（約翰一書4：20—21）

我們對彼此的感情必須是屬於兄弟之愛。宗教應該堅強而永不是削弱這種感情。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尊敬和尊重我們鄰人之宗教信仰和感受。

我相信基督是神的獨生子。但別人不相信同樣的事並不應構成惡感、憎恨和缺乏兄弟情的原因。由於我因信而成爲一個末世聖徒，另外的人因信成爲天主教徒，其他的人成爲新教徒，或猶太教徒，我們不應避開或批評或彼此產生惡感，我們應該互相尊重彼此的觀點，認識到信神會令每一個人都會在作爲個人和市民的身份上變得更好；直至他們都跟隨神的教導——特別是「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約翰福音15：12）

這種救主所提及並強調爲生命中最重要的愛，一定要從家中開始，然後帶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容忍和尊重別人的信仰一定要在家中被教導。當孩子們被培養對他們自己的信仰和教導變得堅強和真實時，他們亦必須學習去愛那些擁有不同信仰的孩子，和他們一齊相處和玩耍。

當我注意到我們的傳教士去到外國教導平安和愛的福音時，他們很快學到一種不同的福字，適應外國的傳統習慣，和當回家時他們對服務地區的人都擁有一種深

遠和堅毅的愛，無論我們在什麼地方生活和服務我們一定要學習這種精神。

對我們來說最困難的事似乎是奉獻我們自己和消除自私的行為。如果我們確實愛某一個人，我們將沒有任何困難的東西去為他服務。當我們擁有或爭取到一些東西時，那並沒有真正的幸福，除非我們之擁有或爭取是為了將這東西奉獻給他人。半個世界的人都似乎是隨着一條錯誤的道路去尋求幸福——很多人想像這包括了佔有和獲得某些東西，和獲他人服務，但真正的幸福卻可以在服務他人的行動中找到。

很多時候我們差不多被說服去同意一種想法，那就是誇大別人的弱點以便去掩飾自己的弱點是人類的天性。讓我們永遠記着擁有偉大品格的人不會看低別人，也不會誇張他們的弱點。事實上，使他們成為偉大的因素就是對他們鄰人的成功和福利表示愛心和關心。真正的愛不會讓我們懷有怨恨或惡感，說謊話或毀壞別人的美名聲。我們不應閉談或批評別人，相反地我們應該努力去彼此成長和堅強。

我有一個朋友講出下面的經驗。他的父親和他父親的表兄住在同一個社區，同時亦是建築業的競爭對手。從一些合約的

投標開始，一種苦痛的敵對就經年累月地增大，而最後甚至在我朋友父親死後，他們的家庭成員也承繼了這種仇恨。要他們彼此謙恭是一件困難的事，甚至在他們教會的召喚中，那時我的朋友是一間支會的主教而他的表兄則是另外一間支會的主教。這種情形變得愈來愈壞。

突然間我的朋友被召喚去作為一個傳道部會長。他和他的家庭對這種情景覺得甚為興奮，但他有一種不安的感覺。他不斷地問自己是否配稱接受一個如此重要的召喚。他知道他有遵守智慧話，繳交十足什一奉獻，對教會的活動忠信，道德清白等等，但這種不安的感覺仍然持續。

在他準備的期間，一天下午當他回到他的辦公室時，他聽一種聲音向他說：「你一定要去你父親的表兄處和將你們之間的問題解決。你不可能在這種感覺存在於你們之間時去教導愛的福音。」

所以他去到他表兄的家裏，按響門鈴，和恐懼地等待，但並沒有反應。他轉身回家並想像他最少已經嘗試，同時這種嘗試可以解決了這個事件，但不安的感覺仍然未離去。

第二天在一個葬禮中，他的表兄亦有參加和坐在他的對面。他對他的表兄說希

望在散會後與他談話。我引述我朋友的記錄：

『當我按門鈴時他邀請我入到客廳坐下，並祝賀我獲得傳道的召喚。我們談了數分鐘並不重要的事情，然後這事發生了。我懷著一種愛的感覺望着他，一切以往痛苦的感覺都沒有了，同時說：「我來這裏是懸求你原諒我過往所做或所說的任何離間我們家庭的事情。」

在這個時候我們的眼睛充滿了淚水，同時有幾分鐘的時間我們都不能說任何話語。鐘分鐘後他說：「我真的希望是我先來對你說這些話。」我回答：「最重要的是這件事已經做到了，而不是誰主動去做。」

當時我們有一個豐滿的重要經驗，使我們將分隔我們的一切事物都清除於我們的生命和精神之外。

這種經驗使我們重新發展我們家庭間

正常適當的關係。現在我可以開始我的傳道和教導愛的真正意義因為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感受到如此深度的經驗。現在我可以忠實地聲稱在這世界上沒有一個我不欣賞和愛的人。從那一天開始我的生命再不像以前一樣，因為我可以隨著一種最積極的方法去學習主對祂的門徒的命令，這是我從來不能明白的：「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約翰福音13：34）

當我們回望，無論生命是長是短，我們認識到給予人最大歡樂的事就是基於愛心為別人做一點事。讓我們現在，當我們有能力的時候，盡我們每一個行動和言語，向神和我們的同胞表示我們的愛，因為我們永遠再不會記過這條道路。

一些教友發表教會如何幫助他們持守的思想。



本篇由一九八〇年四月份旌旗雜誌轉載

一些教友發表教會如何幫助他們持守的感想。

我最大的挑戰

巴勒查理士整理

衝突 突。對大部份人來說，在他們一生中發生衝突是無可避免的。對教會的教友，衝突可能代表了在信心和理智之間，或者願望和現實之間，又或者在人所必須要考慮的無數問題之間的掙扎。

耶穌基督的福音如何幫助我們去應付這些困難？這裏是一些教會教友的見解：

魯斯達理，明尼蘇達州路徹斯特米奧

醫院的真空管技師——現實的我和理想中的我之間產生了很大的矛盾。讓我舉兩個例子。

第一，「每一個教友都是傳教士」。很多時候我感覺自己未能做到別人在這方面期望我做到的事，所以當討論到這個問題同時，我會覺得很不自然。

這並不是說我沒有做任何事情——相

反地，我曾經盡力。我曾經邀請很多朋友來到我家裏。我們放映教會的電影，另外有一些食物，娛樂，同時更與那些我們關心的朋友嚴肅地討論教會的事情。我沒有做到足夠的事情去安慰自己說：「你已經做了很多，現在可以稍為鬆弛，每當討論傳道工作時不需有罪惡感。」

有時我覺得很難知道該怎樣做。在文字上那似乎是很簡單，但在實行時卻很容易發生偏差。當我遞上一盤曲奇士餅時，我會踏着那心愛的貓兒。我的兒子拋了一個皮球入鄰居的窗裏。我忘記立刻歸還我借了鄰居的大鐵鎚和楔子。當我說服我的朋友來教會聽我的短講時，他們剛好坐在支會內最嘈吵的家庭的身邊。散會後，他們告訴我，雖然他們不能清楚聽到我的講道，末世聖徒是很友善的人。他們亦提到他們的教會保持較大的虔教。

那會使我們很容易就放棄去繼續嘗試。幸好我有一個見證，我更知道尋求解決這些內心的矛盾會使我們得到更大的靈性進步。我同樣地肯定，完成我們應做的事情會使我們得到靈性的增長。當我回想到我是在不斷的嘗試，而奮鬥又是在人生所附帶的，我的憂慮就一掃而空。這些真理使我認識到做我們應做之事情和靈性增長

是會永遠繼續下去。

莫理信亞力士——加拿大渥太華福利健康部長助理。我最大的衝突來自時間的壓力。我事業上的責任之繁複令我要很小心去抽出充份時間來與妻子及孩子在一起。同時我亦要抽出足夠時間去處理教會的事務。

我恐怕我的努力不是每一次都成功。但如果我沒有福音的影響和福音的平衡，我肯定我會有更多的失敗。我擁有一份令我異常專心和刺激的工作，我可以每日二十四小時不停地去做這項工作。

福音如何令事情變得不同？那主要是使人有遠大的眼光。我永遠不能忘記麥基奧大衛會長的格言所帶給我的影響：「沒有任何功能能彌補家庭的失敗。」

我在內心將這句話與甘賽塞會長的忠告連結在一起，他說：「我們作為父母和聖職持有者應當謹慎和適當地定下處理事物的優先次序，並時時保持與神的事工和諧。」

由於這樣，我嘗試每天早晨利用半小時去閱讀語文，思考和祈禱。然後，當我整日辛勤工作時，我能夠更有效地去決定我處事的先後和原則。

家庭祈禱亦證明了它有效地使我更接

近我的家庭和了解他們的感受。家庭祈禱在很多方面幫助我們全家，特別是在我要經常出外的時期中，我對家庭祈禱的感受更深。儘管有其他的壓力，家庭祈禱提醒了家庭對我的重要性。

家人家庭晚會亦有同樣作用。它讓我可以排除其他搔擾而集中關心我的家庭。與我的家人在一起實在是一種非常清新的經驗。家庭中的愛如此深，足令我渴望得到更多。這引發我在整個星期中不斷想念他們。我感激我的生活有這些活動，否則，我恐怕我的集中力和注意力會大為不同。

彭遜柏，南卡羅連納州哥倫比亞的南卡羅連納大學籃球教練和婦女運動指導員——作為一個年輕的女孩子，我是很好勝的。我時常幻想着成為一個男孩子。雖然我現在十分安於身為一個女性，但這並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就在數年前，我對一些婦女性問題感到很難接受。我是一個教練；勝利和成功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不幸地，我正失去一些福音的原則，然後有一天早晨當我醒來時，我發覺自己不大快樂。突然間，我認識到福音的原則是那麼完全，它可以在我生命的每一方面帶給我幸福，我改

變了我的日常習慣和人生目標，同時更奠下了一塊真正有效和邁向成功的福音基石。

現在男和女的分別就變得容易明白。我現在覺得更能對婦女田徑和運動作出更佳的貢獻，因為我從一個婦女解放份子轉變成另一個人。我仍然十分關心和贊成婦女的發展，但那一定要符合主的計劃。

另一個衝突是隨着年齡增者，更深入了解婚姻的永恒概念，却仍然未結婚。當我完成大學課程，發覺自己仍未結婚時，確實使我慌恐。有一段長時期，我感到被排斥。我責備自己和為這件事而憂慮，但這對我並沒有絲毫幫助。我不再喜歡自己和認識自己。

我決定努力去使自己成為一個更優美的人，同時在祈禱中我認識到唯一我能控制的人就是我自己。我決定盡力使自己成為一個最好的人，如果因此而吸引別人，這固然好，如果沒有效果，我仍然決定去開朗些和作出一些其他貢獻。我開始努力去養成一切可以達到這目標的習慣。我減肥成功，同時在其他很多方面都有進步。

我以前時常埋怨我不快樂是由於外來因素，但福音幫助我將獲取幸福的責任放回自己的肩膊上。我現在快樂得多，因為

我已經決定去努力工作和為自己及別人盡我最大的力量。從那時候開始，我擁有了以前從未想像過的機會。我現在認識到只要我們整理好自己的家庭，生命就會立刻為我們每一個人展開。

達芬奇查理士，法國波廸斯地方的大學生及退職傳教士——生長在歐洲地方，我是被一羣性開放的人包圍着。作為一個年青人，我感受到強烈力量吸引我進入他們的世界和參與。在我的信心和社會之間，也在我的信心和這個流行世界之間，產生了極大的衝突。

但我的見證幫助了我——撇開教會和社會間的矛盾，我知道救主確實教導我們真理。為了這個原因，我感到我的信心堅強地帶領著我去接近教會。有些時候，那似乎是單憑自覺才知道教會的教導包含著真理。但在這充滿試探的數年中，藉着參與教會活動使我更接近教會。聚會，活動和領袖的接見使我感受一種壓力去完成我們被教導的事情。最後，我成功地渡過這個階段。我肯定將來會有其他困難的時間。但這經驗教導了我，當困難的時期來臨時，保持返教會是我們最佳的解決辦法。

布利娜馬彌廸，母親和主婦，亦是美國在哥斯達尼加聖豪西市的哥斯達卡人顧

問——現在我很細心地去思考，我一生以來從未有過大的矛盾。所有大的衝突都在福音的光中消失。似乎是我若果我愈生活於福音中，我生命遭遇的衝突就愈少。

我的衝突祇不過是日常微細的事，出於一心要做個好主婦——

當孩子們和我都疲倦時，我仍要有耐性，安排時間去做我想做的事。

教會的計劃——特別是婦女會和主日學的課程——大大的幫助我去解決這些難題，支持我去設法成為一個更好的母親和妻子，更有耐性和愛心，也助我去更有效地安排自己的時間。

教會的課程對我年幼的孩子也有很大的影響。當他們上完課程返家時，他們已學到一些我曾經嘗試去教導他們的事情，使我的工作更容易。我感覺到我並非獨力去應付這一切，因為我得到很多的幫助。

白雅倫，德薩斯州獲富堡州之監獄行政官——我生活中最大的衝突就是在工作中所感受到的挫折。一方面認識到福音不祇是真實，且能實質有效地幫助人們解決問題和忍耐困難，但却又不能使其他人相信和得益，這令我十分沮喪。

與一些被這一代哲理所斯騙濫用藥物及酗酒的人一起工作是特別失望的。他們

其中有很多都是精選的人，正在打尋一些更美好和令生命更有意義的事物。當他們不能在他們教會和生活中找到所需的解答時，他們開始採取其他方法，轉向藥物作為一個可能的答案。

但他們很快就會發覺他們的答案並不在這些事物中找到，同時他們破壞了他們的生活。這些人時常誠懇地嘗試去依靠他人。自己，甚至無論你相信與否—却依靠神。但很可惜，他們並無從着手。

福音使我有更遠大的眼光——使我明白我們不是來到地面上渡假；我們是在這裏成長。結果！我明白當其他人不立即接受福音作為一個解決的辦法時，我不應該沮喪。他們之中的一部份人並未準備好去迎接這種成長。所以福音的教導了我所需要的耐心；它使我明白我不應放棄幫助別人；它幫助我不斷去期望因為我知道他們在內心擁有神聖的火花，他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成為神光榮的兒女。

在某些情況下，他們需要數年的監禁才能將他們的生活恢復正常。祈禱和對福音的堅強信心——整個未來聖徒的經驗—支持着我，使我獲得內心的和平，重新繼續嘗試，並尊重其他人運用他們的自由選擇權去決定。

我現在認識我們永遠不會知道一個人會在何時突然明白救主的教導和接受福音，並熱心地生活在福音中。這個時刻會發生—通常在適當的時候。

白文德娜大學生，以包列台拉雅域的土著—由於我相信教會和歸信，我與我的家庭產生了衝突。他們接受我但不接受我的信仰。他們覺得我一定不知道我自己所做的事。在以色列成為一個基督徒和一個末世聖徒幾乎是前所未聞的。

我沒有完全解決這個問題，但福音和主的靈幫助我找到解決的方法，當我最後一次與我的家庭在一起時，這幫助我更關心他們。聖靈賜給我耐性和愛心。

另一個相關的挑戰就是愛在其他人時我一生應做的事有不同觀點時，我如何去做決定。我們每一個人都神的孩子，我們天生擁有個人認識神的特權，同時可以籍着祈禱與祂溝通。這些知識使我得到安全感。當我們感受到祂的愛並與祂發展感情時，我們會更加容易了解他人。

(巴勒查理斯，傳播顧問和自由作家，楊百翰第九支聯會的公共關係主席。資料取自他快將出版的新書—今日的末世聖徒—事實與感受。)

問 與 答

僅問所答 非宣講教義



問：在舊約聖經中，神表現得十分嚴厲，甚至使我難與祂在新約聖經內的慈愛來相比，我怎樣才可協調這種想法？

加勒甸答，（阿里桑那州宗教研究院）對我來說，答案可以從申命記七章六節開始：因為你歸耶和華你神為聖潔的民，耶和華你神從地上的萬民中採選你，特作自己的子民。

這章說經表達了神與以色列家族及肩負了這任命的基本關係，這關係是特別的，是與其他（未加入聖約內）的兒女們在形式及密切上有所不同，神的祝福是藉以色列而至其他的兒女，就是藉着以色列的家族，其餘的人從而認識神及其行為。

當我們研究一章舊聖經記載發生的事情，如在創世記十九章內——羅得的妻子因回頭看所多瑪城而變成鹽柱，或約書亞記七章，由於對神的不服從，亞干，他的家人及財產被毀滅。我們要緊記神與他的選民所訂的特別關係，我們亦要記父神

是為祂特別選派的人們工作，為了要他們配稱成為神的選民及盡選民的義務，神就得除去他們的弱點。從我們的觀點來看，在一些事情上或可能被認為嚴厲，但從永恆的角度來看就不是了。

泰萊會長在闡釋這個題目時解釋主對以色列子民的誠命，那就是若果兄弟、妻子或任何人企圖帶領別人進入歧途，則「他必被治死」（申命記13章6—9）為什麼？因為在離棄神的時候，他們再看不見他們永恆的存在，腐化他們自己，同時為他們的後代帶來不幸和痛苦。所以去毀滅少部份的人會比為大部份人帶來痛苦來得適當。也就是如此，舊日世界和所多瑪及蛾摩拉城的人民被毀滅，因為他們死了，並被剝削奪了他們濫用的自由選擇權，這總好過為他們的後代帶來那麼多痛苦和替數以百萬計未出生的人帶來禍根（神的政府、鹽湖城、錫安圖書公司1971）

由於主需要處理以色列族人的靈性方

面，祂對其中一部份人會顯得嚴格和沒有愛心。但如果以色列的後裔是比較正義和接受摩西第一次從山上帶下來的較高級律法，舊約聖經很可能需要改寫。正如這樣，當訓蒙老師從他們而不是他的靈性階段帶引到基督那兒時，他是很嚴正的。（加拉太書3：24）

若果我們研讀摩門經，我們會得到一個比較平衡的印象，雖然摩門經中的一部份講述舊約時代，但其中大部份卻以新約同樣的形象去引述祂的事蹟。在新約中，祂是慈悲但卻並不妥協。祂耐心地為虔誠的信徒工作，但叱責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是偽君子，責罰那些以石投擲通姦者的人，同時從聖殿中驅逐那些錢幣找換商人。在摩門經中，祂希望拉曼·雷米爾與及他們的後代好像尼腓和賽姆一樣地成功。祂在過後數百年授意先知們為他們懇求和祈禱。尼腓人最終毀滅並不是由主所策劃的一個災難，而是由他們自己的不義所帶來

的後果。祂的仁慈是有限度的。雖然這個限度比舊約時代的寬大，而有關的原則也是基於一個較高的水平，但如果他們並不悔改，對不服從的懲罰將與舊約時代一樣絕不能避免。所以，如果我們將新約或摩門經當作一個無盡的寬恕的編年史，那就很明顯地是一個誤會。再者，有關神的愛、寬恕、和忍耐的教導在整個舊約中都可以找到。其中一個著名的例子記載在何西阿書，他將他不忠信的妻子與剛復任性的以色列人，及將他自己的忍耐與主的長期苦難作比較。歌篾在與他結婚前已經不配稱，但何西阿是耐忍、仁慈和愛她。哥篾仍然放棄了她的丈夫和孩子，並與她其他的愛人作了羞恥的事。但何西阿對她仁慈和原諒。然後主在何西阿和以色列之間作了一個直接的比較：

「以色列年幼的時候我愛他，就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先知越發招呼他們，他們越發走開，向諸巴力獻祭，給雕刻的

偶像燒香。我原教道以法運行走，用膀臂抱著他們（他們卻不知道是我醫治他們）。我用慈愛繩索牽引他們，我待他們如人放鬆牛的兩腮夾板，把糧食放在他們面前。」（何西阿11：1—4）

我們亦記得那「第一且是最大的誠命」是耶穌從該載在申命記6章5節中摩西的說話中引用的，那「其次也相仿的誠命」是耶穌引用利未記19章18節。

所以，舊約聖經並不是他初時所表現一樣的十足嚴厲，而摩門經和新約聖經也不是永無止境的容忍。尼腓一書10章18節真實地宣稱神是「在昨天、今天、直到永遠，都是不變的」，而使徒行傳10章34節確證「神是不偏待人。」

所以我們一定要小心地確使我們「不要判斷那邪惡的為屬於神的，或那良善而屬於神的為屬於魔鬼的。」（摩羅乃7章14節）

摩門札記



來自華人 的 真理迴響

潘匡一

大學畢業時，我跟大多數的中國青年沒有多大分別：我自稱是一個科學家。我並不相信神的存在，亦不信宇宙是神創造的。雖然我經常參加拜祭祖先的儀式，其實我不過是想與大伙兒一起享用獻給他們的神的美味祭品而已，事實上，和我有同樣感受的大不乏人，很多時，甚至連發起祭禮的人和參加的賓客也不知道當天他們要拜的是那一位。

我的家庭只在節日才拜祭祖先的，雖然家裏並沒有深厚的宗教傳統，但要信奉基督教實在是妄想，我們覺得接受一個「外國」的神是背叛我們的祖先，再者，我亦知許多華人一樣，不喜歡基督教士，因為他們的政府在過去二百年曾侵略我的國家，把鴉片賣給我的同胞，幾乎把中國摧毀，就像他們摧毀了印度、埃及和Incas（印卡）等地一樣。

然而，有一天，我的一位末世聖徒同學楊浩正告訴我，說他要去探訪兩位住在他附近的傳教士姊妹，並說其中一位是加拿大人時，我便與他同去，因為我是從來沒有見過加拿大人的。我認識了來自阿百達省卡士頓的白姊妹和鹽湖城的施姊妹。在我還未有機會問及那一位是來自加拿大之前，她們便立刻向我教導福音。

在首次課程中我並未能完全明白她們所用的教會專有名詞，我問了許多問題，令她們無暇為我逐一回答，而且她們所教導的跟我在學校裡學到的「科學」知識似乎有所抵觸。但為著禮貌和她們的熱誠的原故，我繼續領聽這復興的福音，漸漸地，我對這福音起了莫大的興趣。

然後她們叫我接受洗禮，我料到這將是我生命的轉捩點，我知道福音是真實的，但傳統的中國宗教思想在我的腦海裡已是那末根深蒂固，以致我不能把這思想摒棄，或改變自己而接受真理。我知道我需要跪下來禱告，但當我這樣做時，一股奇

異的力量把我束縛著，使我啞口無言，當我停止禱告時，那股力量便離開我。經過整整十二次失敗的嘗試後，我終於能夠禱告，我已汗如雨下。

當我重新站起來時，已是凌晨二時三十分了，但我胸中已無疑慮，我已作出決定，我接受了洗禮。我的信心不可能在一夕之間變為完全，有時我也會有一點點的疑問，但我不斷研讀經文，我的信心與日俱增。

舉例來說，神叫我們做家譜，而中華民族就是一個保存祖先記錄的民族，我家族的記錄遠及公元前一千年。我發覺除此以外，中國的傳統跟基督教義還有許多相近之處：中國的傳說中有住在天上的盤古氏，他死去以後，身體變成了這個世界，這神話跟基督的被釘，使人得永生的使命不無相同之處，此外還有漢字的「方舟」可以解作八人在船上的意思，挪亞的方舟上正載著八個人（參看彼得前書 3：20）；我們把紅紙貼在門框上，希望能辟邪和

帶來好運，古代的以色列人把血塗在門框上，以避過毀滅天使（參看出埃及記12：13）。中國的記錄顯示帝王大概活到八百多歲，創世記顯示早期的教長都是很長壽的；中國人以三的倍數來形容天堂和地獄，各有其榮耀和刑罰，而教會亦教導三種程度的榮耀；每當暴君統治之時，中國的人民便會說一個真命天子快要降臨拯救人民，作他們的王，中國人亦深明相對的意義和重要性。

當我察覺到這些事時，我知道我的民族曾一度認識真理。自遠古以來，國人對這些教訓只留下一個模糊的概念，但他們仍按照他們的方式保存和崇拜這些教訓，我現在知道我加入教會並未有使我背叛我的祖先，我亦不是在崇拜一個「外國人」的神。

我受洗多年，來我的父母和朋友終於能接受我是一個末世聖徒：一個不喝酒、不吸煙、沒有情婦，有時甚至不吃東西的怪人。他們以為我沒有人生樂趣，但我心靈的快樂與和平，是他們所不能理解的。



他的雙手按

在我的頭上

馬安娜姬妲

由 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我非常高興。我們新婚後有了第一個孩子。我深愛我的丈夫，覺得自己正在他的愛中不斷成長。一九四六年的秋天，事情起了大的變化。我的丈夫回家時容光煥發，他告訴我他發現了世上最寶貴的寶藏——基督的福音。

我難過不堪，我不肯聽他的解釋，當他在一九四七年一月七日接受洗禮時，我覺得我們之間有了莫大的距離，接著的九個月幾乎使我無法忍受。

然後，一天的早上，我醒來時覺得異常的不快，不知怎的，我知道我錯了，我丈夫告訴我的都是真實的，我必須加入他的教會。雖然我仍覺得很混亂，但我知道我必須受洗，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八日，我的丈夫把我帶進一個新生命，那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一日，我的快樂實非筆墨所能形容。

我們和孩子於一九五七年在瑞士聖殿中聖合。那對我們來說是一項美妙兼且重要的經驗。我的丈夫害了病，經過兩次困難的手術後，醫生告訴我們，他不能活下去了。

然而，他生命中的最後一段日子幾乎全都是在快樂中渡過的，好些時刻，我們感受到福音給我們帶來的欣悅，我們知道他快要來臨的死亡將不會把我們永遠分開，為此我們流著感激的淚水。

但我亦有充滿痛苦和憂慮的時刻。沒

有我的丈夫與我作伴，我怎能活下去呢？我怎能完成我的責任，養大我的兒女，使他們有堅強的見證呢？經濟上，我怎得支撐下去呢？

有一次，正當這些憂慮正重重地壓抑著我時，我的丈夫問道：「安娜姍姐，您要我給您一項祝福嗎？」他從床上坐了起來，把他脆弱的手按在我的頭上，並藉著聖職的力量祝福我能有完成我所有職責的能力，自他去世以後，這祝福一直切實地與我同在，當我遇到困難時，我便對自己說：「你已從你丈夫處獲得了祝福，你將可以解決這些難題」，我亦會再次感到那雙脆弱而有力的手放在我頭上，我所遇到的困難全都迎刃而解。

我的兒女現在已成為新一代末世聖徒的良好父母了，他們都以極大的喜悅來侍奉他們的天父，而我亦能分享那份喜悅，我真感激，神並未有因我當初不接納祂而厭棄我，我真感激那由聖職而來的連繫，那使我能夠與至愛的丈夫再度連合，那使我們在分離的歲月中仍保存密切的關係。

領我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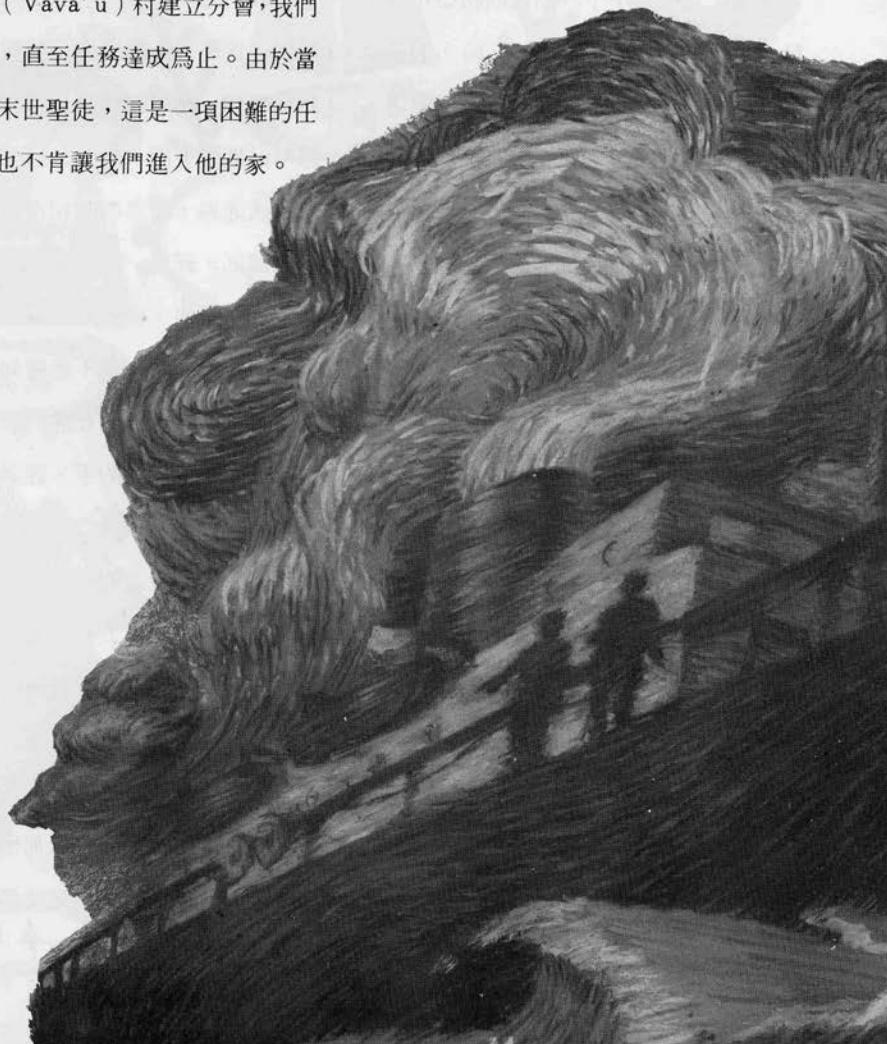
暴風中

基華拉基利加巴

我和我的妻子敏娜姬芬嘉於一九六六年在東加被召喚為傳教士。我們的第一項任務是要在哇華島（Holonga）的高龍加（Vava'u）村建立分會，我們將留在那裡，直至任務達成為止。由於當地人民憎恨末世聖徒，這是一項困難的任務，連村長也不肯讓我們進入他的家。

一個下雨天，我們走遍了整個市中心

，希望能與高龍加（Vava'u）的居民交談，最後，一對住在市郊的男女——韋亞和依濃——邀請我們入坐。我們後來再探訪他們，把福音教導給他們，通過他們，我們與許多城裏的人成了朋友，探訪了很



多家庭，兩個月內，傳道部會長便在那裡成立了一個有一百一十六人出席的分會，其中四十六人是教友，我們被召喚作區域領袖。

在我們傳道期間，麥裴長老和劉長老曾探訪我們，一行四人曾往肯加島 (Hunga) 探訪該處的傳教士。與他們一起工作一天後，我們乘坐小汽船返回紐亞化島 (Nuiava)，但當船駛至海中心時，滔滔巨浪使我們無法繼續前進。我們全身濕透，寒冷非常，於是我們便要求船長把我們載往最近的一個島去，他答允了，但他並未有把船駛向碼頭，反之，他把船駛向島的另一面，船隻是沒法在那裡停泊的。

那是一個危險地帶，因為巨浪不停打向島上的峭壁，那裡的水很深，要到島上去，就得先爬過峭壁。那船長接着要我們作好準備，一個跟一個的跳船，然後游向岸邊的大石，我請求他載我們返回碼頭，因為我的妻子不能游泳，我說我願意付出雙倍價錢，但我的請求都是枉然的，當我們接近要跳船的地方時，我們可以感受到這人對教會的憎恨。

麥裴長老熟諳水性，而對我來說，前面的島嶼就是我出生長大的地方，但我們都擔心我的妻子敏娜，不幸地 潮水正高

漲，而我們要游往的大石都被水蓋著，劉長老首先跳出汽船盤旋一週，我便跳下去，開始游向大石，接着，我們的衣服和物品被拋下海中，我的妻子亦跳下來，當她跳的時候，似有一條通道為她而開，那裡的水變得很淺，而她能成功地游到大石處，麥裴長老跳下後，汽船駛離我們。

我們開始找尋爬上峭壁的地方？我們發現一處礁脊，那裡有一個洞，一株小樹長在那裡，藉著爬到樹上和穿過那洞，我們可以抵達上面，然而，那洞每次只能容許一人通過，而那樹亦相當脆弱，劉長老首先嘗試，經過一番努力後，終於爬到上面，我跟著他，留下我的妻子和麥裴長老，由於敏娜很弱，她不能爬到樹上，麥裴長老跪下來，敏娜站在他的肩上，我和劉長老在上面抓着她的手，經過一番掙扎，才把她拉了上來，我們全都上來後，我們走了五公里到最近的村莊，在那裡吃東西，然後繼續步行三公里到麥他瑪加村 (Matamaka)。在一次驚險的獨木舟旅程後，我們終於能返抵家園。

我將永遠感激神在那天對我們的愛和神奇的保護，我們更知道那憎恨末世聖徒，甚至於可以在暴風中把他們驅下峭壁的船長後來也加入了教會呢！

兒童欄



中國
環遊世界
的紙娃娃

瑞典

墨西哥

日本

荷蘭

慈

愛的天父賜給我們有十八個孫兒，他們都是我生命之光。我很愛他們；實在難以用言語來表達。當我們家庭洋溢着他們可愛的表現和歡樂的笑聲時，我就知道我是一個富有的人。而當他們告訴我，他們愛我時，我幾乎心花怒放。

這些兒童在信心仁愛上，表現出色，使我學到不少東西。我明白救主聚集孩子時為何這樣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兩年前，我的其中一個女兒患了嚴重的病，留醫了數星期。我們整個家庭都很擔心。米雪兒在家人家庭晚會裏提議她全家為舅母禁食。他們同意了。第二天，米雪兒靜靜地禁食。她甚而徵求她老師准許她在午膳時間留在課室內，以免受誘惑而進食。她的小兄弟尼勞就做得沒有那麼好。當他放學回家，他哭起來，因為有一個男孩給他一塊曲奇餅他忍不住吃了。我以為他們兩人為榮。

在最近的一次禁食見証聚會裏，六歲的莎朗蒂作出她的見證，向她父母親，教



與朋友談

七十員第一定額組
白克羅伯特長老

會和甘會長表示敬愛。出乎她雙親意料之外，三歲的羅娜也跟着做。她用簡單數語說出一個有力見證，「我知道姊姊愛我。我愛姊姊。」之後她坐下。

泰勒，現時五歲大，渴望要上學，帶着成人般的成熟祈禱。他的祈禱十分親切

，表達不同，他向天父傾訴有意義的話。

他的小兄弟布頓隨着効法他。雖然難於明瞭他，但明顯他兩人很愛天父。

當我問我的孫兒，當他們十九歲時，他們想要做什麼，他們異口同聲說，「我希望被召喚去做一個傳教士。」實際上，他們全都有為傳道而儲蓄，孫女們儲蓄則為聖殿婚姻而預備。

沒多久之前，妻子和我參加一位女兒的家人家庭晚會。那父親是個七十員，負責支聯會傳道工作。令我喜出望外的是，羅比，八歲大，剛剛受洗，拿出父親的傳教士圖片冊，給我們一個傳教士討論課程。我倒很渴望一天能做這個年青人的傳道部會長。

羅比，丹和米莉莎的長兄祖兒是低能兒。他住在猶他州的美國福克鎮訓練學校。當他們探訪他，他們和祖兒及其餘與他一起生活的孩子玩耍。看見他們分享愛心，會令你產生神聖感。他們確實很喜歡有機會令祖兒和他的好朋友快樂。他們回家時後，會感到振奮和充實，他們更能彼此

相愛。

參加孫兒們的洗禮儀式，我們與他們一齊高興得以成為教會一份子。洗禮後，愛美在日記上天真瀾漫的寫道：「我受洗了，我成為了教友十分關心……現在一切都過去了，我也沒有罪了，我亦不用擔心。」看看這羣可愛的孩子，以完全信心和信賴牽着他們父親的手進入洗禮池，那是我所見到最美妙的情景。然後，我和其餘人按手在他們頭上，他們被証實，並由父親賜予他們聖靈恩賜及父親的祝福。我將難以忘懷這些經驗。

如果我看起來像個足以自豪的祖父的話，我——就像你們的祖父為你們感到自豪一樣。孫兒是我們的寶藏——這是天父交付給我們的特別人物。我們知道你是多麼尊貴的一代！我們愛你，對你抱有信心。

我祈求我的孫兒，各地的孫兒，瞭解耶穌的教訓並歸信祂的福音。我盼望他們保留少孩子的樣式，充滿愛和信心，他們各人都能配稱進入父的國度。



米高的家庭

盧比蒂

我 的母親說我們是來自（都柏林），愛爾蘭，帶着一捆衣服，一本舊聖經和各人，我們內心是抱着熱愛和希望。

當我只有十歲時，我們搬往一間小農舍，那塊地是位於賓夕法尼亞洲，沙士魁海納河（SUSQUEHANNA）與朱尼阿塔運河（JUNIATA）交接處。父親，他個子高又健壯，負責拖犁。而母親，矮小但

有決斷，使用叉頭翻鬆泥土。他們一邊工作一邊唱歌，我很樂於隨後跟着在豐沃的地上（擠馬鈴薯眼）。有時我們沿着河邊摘取莓子放在桶內。

「今天我看見有運河船，父親，」我說時帶着笑容。「他們有各式各樣的貨物。」

「對，我們來了一個令人羨煞的地方，」父親很同意。

雖然我們在城內賣馬鈴薯和莓子，但

似乎還未夠錢。當我快十二歲時，父親離開一段時間去找工作。在他離去前，他吻別母親，微笑地帶我到小屋，那裏是他放床墊的地方，在套袋上他栓了一塊錢，他靜靜地說。「我要離開去找工作，我本不想去，但是一個男人必須養活他的一家，當我走了，小心照顧你母親，如你有需要，就記着這塊錢在這裏。」父親輕拍床墊並問，「你是否明白我所說的，米高？」

我難以嚥下而點頭。「我明白，父親。」

母親和我站在籬笆向父親揮手，直至他的踪影消失在奧浦斯路。然後她揩抹眼淚，轉回屋內。「當你爸爸走後，米高，我們仍要像從前般種馬鈴薯和摘莓子。」

我點頭，開始着手工作，決定做我的部份。可是無論我怎樣使勁用力推，犁溝也不見得弄深了。

時光荏苒——驃子推運河船，馬鈴薯開始發芽，我摘莓子和劈木。可是母親一直沒有唱歌。

一個下午，我看見一隻滿載貨物的運河船，正慢慢前進。那位駕驃人正在咒罵鞭打那頭牽引的驃子，驃子則躊躇不前還

叫着。

「你這隻懶東西！」他喝道，他鞭打那頭可憐的動物直至牠向前掙扎。當他們走近一處彎時，我看見驃子跌在膝蓋頭部筋疲力竭倒在一旁。我在後面看見這情景，放下犁子，走向正在解除驃子輓具的駕驃人那裏。

「又懶又沒用的驃子！你現在要被賣去當膠用！事實就是這樣！」他怒叫着。

「不，不！」我呼求着。「請不要把牠賣去作膠。牠已盡力而為。」

「回家吧，孩子！」那人咆哮着。「我可不能放下這頭死驃子來阻塞通道！」

「牠還未斷氣呢！」我叫着，「只是疲倦。」

「牠快將死了！」那人一面說着，一面拔出鎗來。

「請等一等！」我舉着手乞求他。

「讓路吧，孩子！」

「我買了牠，」我爽快說了出來。

那人轉頭來狂笑。

「我……我有一塊錢。」

那人停止大笑，擦着他的下巴。「一塊錢？我想我也只能從膠廠裏所得是那麼

多。好吧。」他點了點頭。「算是成交了！拿去吧！」

我趕快回家，提起床墊，想着父親是否會認為我作了一件傻事。我瀏覽運河，想起這頭驃子。我當然決定任何生命都值十塊錢。

當他奪了錢後，他大笑，然後帶著驃子車隊沿著小徑向我揮手。「記着，」他大喝，「牠現時是你的麻煩了！那是你要撇開牠離開小徑的責任！」

看着運河船在彎角失去踪影，然後我跪下來哄誘着，「來吧！你要回家了。」

那頭驃子轉著牠棕色眼睛望向我，我眉頭緊繆，當牠站起來嘗試行走但跌入草堆中。晚餐後，我在一個粗麻布袋放入一些胡蘿蔔，趕快拿去給那頭可憐的動物。帶着憂愁的眼神，牠不過吃了一條胡蘿蔔。

「不要累，」我嗚咽着。「休息吧，老驃子，我一定不會傷害你。」我盡量用那麻布袋遮蓋牠瘦弱的身體，然後便奔跑回家。

一個星期過去了，而我偷偷地照料那頭驃子，祈求牠不要死掉。然後有一天，

當我動身回家時，驃子站起來，晃着四肢發出叫聲。我報以驚奇的反應，「來，」我策着。「來跟我回家。」

老驃子“指着”牠的耳朵，向前跨步，然後停下來。我摟着牠的頸低聲說，「不要緊，驃子，歇歇吧。」

我跑回家犁地，當我帶上手輓具的皮帶。母親站在手柄處。突然我聽見驃子在叫，我舉頭一望，牠正看着在田中的我！牠輕輕地捏着鼻子擁我在一旁，就在犁的前面。

「我從未見過這頭東西！」母親帶着驚奇的說，「這隻驃子是誰人的，米高？」

「牠是我們的，母親！」我高興地說。「我用一塊錢買來的！」

驃子犁了整個上午——一舉一動，犁溝一次比一次深——也不顯得疲倦。母親在茅舍窗口望着笑，她在烘麵飽，我和驃子在犁着。

有一個黃昏，當我們坐下用晚餐之際，我們聽見有人在叫門。母親開了門，那馭驃人面上呈現怒氣沖沖的樣子。「你拿了我的驃子！」他怒喝着，用手指向我，

「我來是要帶牠走！」

「我已用了一塊錢買了牠！」

「那是牠臨死時的事！」那馭驃人不服氣的說。「有人看見牠犁田十分好！這是你的錢！」

「母親，」我含着眼淚哭訴。

「我的兒子絕不會拿回這塊錢，」母親鄭重地說。「既經達成協議，就必得遵守！」

那馭驃人的面上現得十分惱怒，他狠狠地擲了圓幣在門廊上。「我要收回驃子！」他大喝着。

我慌忙跑到畜棚栓上門閂，那馭驃人推了我在一邊，猛力推開它。他搶走驃子的韁繩並舉起鞭繩，但驃子的腳緊實鉤着，牠在嘶叫。不知從那裏，我看見一個很高的黑影閃過屋子，有隻強而有力的手從馭驃人那裏取走了那條鞭繩。

「誰人大胆威脅我家人？」我父親的聲音像是很愠怒。

那馭驃人瞪着我父親，然後放開輓具。「啊，」他喃喃自語說，「這頭老驃看來也沒有什麼用處了！」

當那馭驃人正沿着運河蹣跚踱步時，

父親摟着母親的腰。「牠是否一頭沒用的驃子，米高？」父親問。

「不。牠會替我工作，」我解釋。

「那末，你運用那塊錢倒很恰當，」父親斷然地說。「我口袋只有做工所得的二個星期的工錢，但是我很懷念我的小家庭……我要留在家。我們一定要設法獲得生計，」他說時帶着滿懷希望的笑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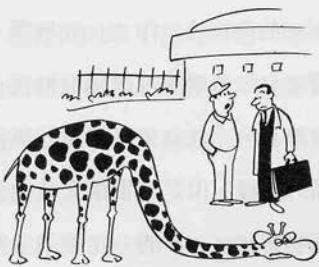
「我們剛好餬口，」母親附和着，表現樂不可仰的樣子。「這頭驃子負責粗重工作，闢大花園用來種多些馬鈴薯來賣。我可以用笛子來烤餅而你能替驃子做輛兩輪車載貨物入城。」

「等一等，」父親笑着。「我先要親親我的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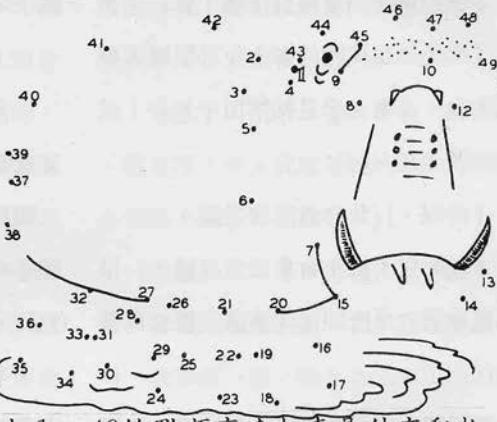
仍然是僅夠錢用，但我們又再次團聚。我確實知道所有財寶並不會擋起來計算，或是送入城內售賣交易。有些財寶，就如愛心和我雙親勤勉工作，以及那頭忠心耿耿為我工作的驃，絕不能用金錢來交換。他們是難能可貴的禮物，殊不可多得。假若內心的財寶能被勝數，那末全世界都會知道我們是多麼成功，就如我的母親和父親在歌唱，而我便是個大人了。



小玩意



牠看來沒精打采。



由1—49的點順序連起來是什麼動物。



把有點的地方塗上黃色，黃色
之上再塗上一層淺棕色，便會
出現一家或一羣動物。

十

六歲那年，我和一個朋友持著我第一個駕駛執照，駕著我哥哥的汽車到加州荷里活的日落大街看電影，當我們離開戲院，步向停車場時，一對男女迎著我們走來，那女人停下來，盯著我大叫道：「悔改！」

我們繼續前行，我並沒有對我的朋友說什麼，但我默默地立誓說：「不到五十五歲，休想我悔改！」（在那時，我認為到五十五歲時，生存大概已沒有意義，而在那時悔改我的罪大概比在十六歲時來得更聰明和更容易。）

五十五歲才悔改？

李米高



K. CHRISTENSEN

兩年後一個在我高中學校演講的小組形容他們悔改和「接受基督」後的快樂，當時我並未加入任何教會，但我卻被這些人的熱誠和信心所吸引。那天晚上我輕率地告訴主（我睡在床上），我願意接受耶穌基督為我的救主，然後我等待著那小組所應許的那種感受，但什麼感覺也沒有。失去了興趣後，我睡著了，一覺醒來，我還是決定到五十五歲才悔改。

我進入大學，參加了一些社交圈子，並養成了嚴重的酗酒問題，我發現我越來越依賴酒精，於是嘗試改變。不久我便發覺，我口頭上的戒酒只是自欺欺人。

然後我接到一位高中同學在一宗交通意外中致命的消息，那宗意外與一個醉酒司機有關。我出席葬禮，並聽到一個改變我一生的講道。那時我遲到，就站在那闊大的會堂後面，細心的傾聽。主持人向我的朋友蘭施致讚頌詞，他說出了我這雙頑固的耳朵所聽到的最偉大的說話。他說：「蘭施在二十年內找出了許多人窮一生力量也找不着的——那就是耶穌基督！」

那些說話給我極大的信心與希望，亦

使我明白，我需要大大改變我的生活，然後我才能找着基督。那些說話亦使我知道，我一直以來看重的俗世知識，與來自服從神聖的律法而得來的智慧與力量相比，前者才不過是次要。對我來說，服從就是悔改。

那天晚上，我獨自在房間內熱切地禱告，我承認我的罪，在長達數小時的禱告中自我反省，並承諾要過真正的基督徒生活。

但接着的日子和引誘證明我對自律的認識實在是太膚淺了。經過三星期戒酒的輾轉失敗又成功後，我再次謙卑地向主致歉，我告訴祂，除非我很快便獲得援手，否則我將回復「本來面目」，滿足現狀，因為過去數週內的惶恐實在是過於我所能忍受的。

那時我極力希望尋出一些可以作我榜樣的人。我記起多年前父親在駕車經過鹽湖城時曾對我說：「這些末世聖徒真曉得照顧自己。」我亦記得末世聖徒是不喝酒的，我與同住的幾個朋友談及末世聖徒教會，並聽到幾個反末世聖徒的故事，但我

亦得知宿舍中亦有一人是末世聖徒——他曾一度不積極，但後來又重返教會。

向主祈求幫助後四天，我出席一個兄弟會的社交聚會，決心要無憂無慮地渡過那個晚上，我飲的是不含酒精的飲料，更發覺那位末世聖徒兄弟謝夫亦是這樣做。我決定要跟他談一談，我走過去，使他注意到我，然後說了一句令我倆都感到驚奇的話：「謝夫，你的教會在那裡？」

謝夫大概早知我的爲人，因此他以不信的眼光凝望著我說：「爲什麼你要問呢？」

我解釋說我真的不知道，他感受到我的誠意，便答允明天與我討論這個問題。

第二天我們果真互相談論，我問了許多問題。謝夫未能一一回答，但他說他有兩個朋友可以這樣做，他說他們將在星期五晚到他的家，與他的非教友女朋友討論，他說我也可以加入。雖然我很感激他的邀請，但我覺得爲宗教而錯過一個在星期五晚舉行的舞會實在是一項重大的犧牲。

當我第一眼看見那些穿著白恤衫，結著領帶的傳教士時，我告訴自己，我該出

席那舞會。我心中想那兩位傳教士不會有能力教導我任何事情。

我被迫重新估計他們，我發覺那兩位長老的見證非常堅強，我感覺到他們可能真的可以給我一些東西。因此我繼續討論，但我仍有疑問，那些傳教士告訴我的，跟我在學校所學到的不盡相同。

第三個課程時我早到了，但我並沒有進去，反之，我在外面禱告，我祈求神在討論過程中告訴我教會是否真實的，然後我走進謝夫家裡。

我們開始討論不久，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感覺臨到我身上，我知道那是一個確實的力量——聖靈的影響力，祂以極大的力量滲透我身體的每一個細胞，我完完全全地知道教會是真實的，我要受洗，我要成爲一個傳教士。我沒有聽見什麼聲音，也沒有看見任何閃光，但我知道我所感受到的是真的。

我離開那房子時我不再想犯錯，真的，從那一刻開始，違反智慧語似乎完全不符合我的本性。我得到一些神聖的經驗，在我受洗以前，我已可以向其他的慕道者

作見證了。

我在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受洗，並開始儲蓄，以作傳道之用。到第二年的夏天我已儲有六百元，支聯會會長接見我時他問我打算在何時開始傳道工作，我回答說我的目標是十二月。

他問：「為什麼要在十二月呢？」我解釋說在十二月時，我將有傳道所需的金額的一半（約1800元），而另外一半將來自長老定額組。

然而，我的支聯會會長說我該可以在十月開始我的傳道工作。我認為在十月開始會加重長老定額組的負擔，而我本來就不想要他們負擔一半費用的。我們研究了好一段時間，但我堅持己見，於是我們最後還是決定在十二月開始。

返家途中我覺得很不快——我不希望拒絕我的支聯會會長——但我不明白我怎可以在十月便準備好去傳道，但那時一連串的問題湧入我的思想：「你駕駛著的是什麼？」一架汽車，「它是誰的呢？」我的。「為什麼你不把它賣掉呢？」好罷。」「你家裡有什麼呢？」唱機、滑浪板、

雪橇等等，那些問題繼續下去；當我返抵家園時，我已在腦中把一切財產都賣掉了！

在我的房間內，我拿出一枝鉛筆和一張紙，計算一下如果我變賣一切的話，到十月時我會有多少錢，假如一切順利的話，我將會有所需的一千八百元。我打電話給我的支聯會會長，告訴他我將在十月開始，他回答說：「我早知道你會這樣做的。」

當我變得更加節儉時，我得到靈感和指引：機會往往無端而至。到十月時我已有三千六百元了！我可以按照計劃開始傳道工作，並全部支付所需費用。

在我傳播福音時，我覺察到我從前的弱點都已變為堅強，當我與一些想把悔改拖延的人談話時，我會告訴他們我從我的朋友蘭施、那些傳教士和從聖靈處學到的一切。

誰會希望遲些才過那有秩序的生活、一個清白的良心和對救主的見證而來的快樂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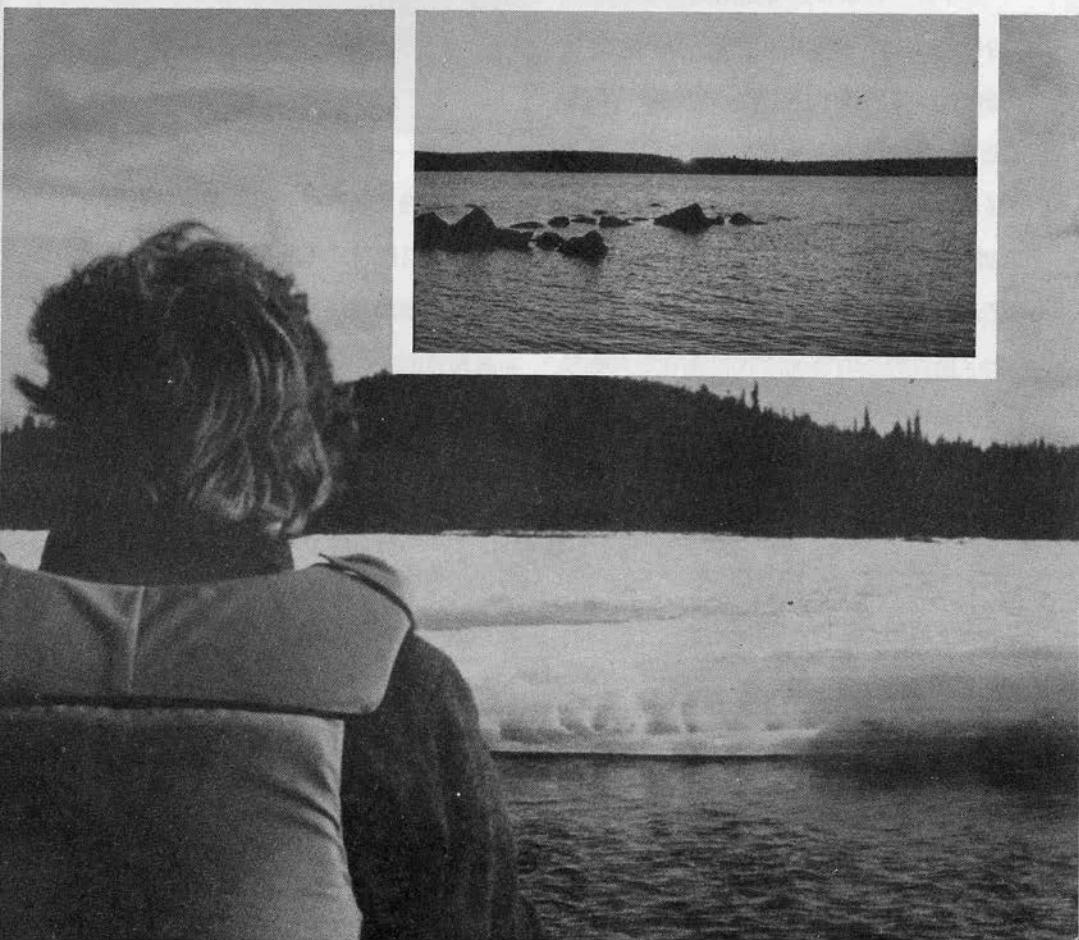
三人行

譚艾素

我

們立下決心，上了急流的旅程。
水流是那末強力，我們沒有選擇
的餘地，只好隨波逐流。突然間，滾滾的
急流止住了，瞬息間，一切都似乎平靜了
下來。風平浪靜，我們的心跳慢了下來，

我們的呼吸也幾乎回復正常。我們接着所
看到的比急流更要怕人——一條水平線從
河的一面伸展到對岸，那只可能是——瀑
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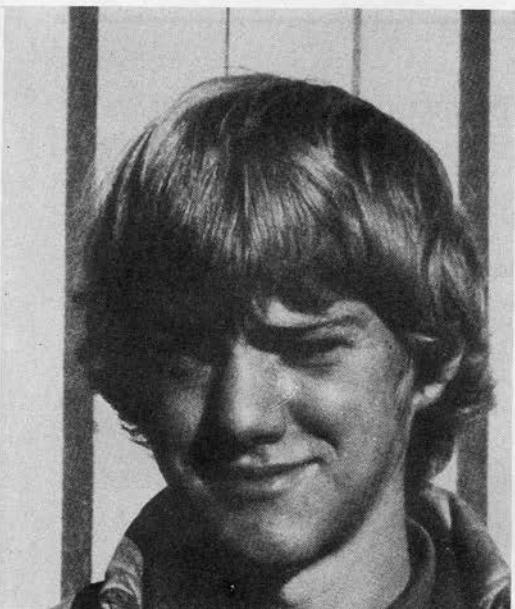
我們的地圖上並沒有顯示有瀑布，但我們已沒有時間理會這些了。在這未開發的加拿大西北部，往往有出人意表的事，我們所能做的事就只是祈禱和繼續前行。

幸好，那瀑布還不算太厲害，但我們的獨木舟受不了巨浪和暗湧，我們被拋下攝氏 3.3 度的冰水中。我倆知道我們必須在十五鐘內游上岸，否則我們就要冷僵。那是對體力，耐力和意志的一次重大體力考驗，但在我們倒下之前，我們總算把我們自己和舟子拖上岩石。

極為特殊的情況使我和我的兒子離開我們在猶他州沙林的家，開始西北部的歷程。假若沒有神的指示和靈感，我是不可能走完這七百哩的旅程的。當阿卜十七歲時，他像大部份的年青人一樣，需要一份工作。他的大部份收入需要作傳道基金，他一直都渴望做傳道工作，並跟從他兄長大衛的榜樣。大衛曾服務於科羅拉多州托拉禧斯傳道部。



但他的工作帶來壞的影響，起初阿卜以為他可以應付過來，而他也應該可以這樣做，但漸漸地這些壞影響滲透他的生活。我和我的妻子建議他轉換工作，他照做了，但第二份工作比頭一份更糟。很明顯，他已有了重大的改變，他不再作個人禱告，他再沒有想到要做傳教士，他用他的傳道基金來尋歡作樂。我和他的母親傷心透了，我們禁食、禱告，並常常到聖殿去。有一次，當我們坐在普羅伏聖殿時，答案來到了。我妻子低聲說她有一種強烈的感受，如果我把阿卜帶



到銅礦河，他會重獲他對福音的熱愛，起初我還以為她瘋了。

數年前，我和我的兒子在一本地圖雜誌高讀到銅礦河。六個美國探險家講述他們在一九七四年成為第一批走完整條河的人，那河延展過三百哩荒漠的凍土地帶，然後流入北極海的高龍尼遜灣。地圖上顯示了三十八處急流，一份官方報告把急流一些急流的速度列為六級制中的五級，其中一處急流的浪據說高達2.7米。另一個加拿大小組在一九七三年曾企圖跟隨該路線，但他們因惡劣的天氣而被迫折回。

其中自從那遍文章面世後，大衛、阿卜和我一直都夢想著要征服銅礦河，但那一直以來都不過是一個夢想。我們的經濟不能使我們飛往河水的源頭，也就是說我們要扒獨木舟，帶著器具，先穿過644千米的湖澤和險要梯地，才能抵達河流所在。雖然我們都有相當的野外經驗，但這將是一個困難和吃力的旅程。

但我知道我的妻子確實已得到靈感，我相信主會告訴我同樣的事，在我離開聖殿之前，我得到了證實。然而，我們仍很難想像這艱辛的旅程將是怎樣的。

我們自加拿大政府處取得地圖，大衛決定留下與他的家人一起，因此阿卜和我便熱切地計劃我們的旅程。我們定立運動和跑步計劃，令我們保持良好的健康狀況。我們在地圖上劃下路線，地圖攤開足有三十六平方米。我們曾作多次野外和水上的旅行，於是便根據過往的經驗計算我們需要什麼食物和補給品。

經過四個月時間的計劃和研究，我們把背包塞滿了器具，計算好每一頓脫水餐，亦把每日的行程預計好。當我們抵達加

拿大時，我們會填好加會大皇家山區警察的表格，寫明我們預計的路線和行程完成的日期。

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三日，我們離開了猶他州的沙林。五日後，我們到達加拿大大役湖的黃刀，把汽車留下給一些友善的教友暫時看管。他們駕車送了我們二十六千米後，我們的艱苦歷程便展開了。

我們需要把獨木舟和船槳等搬運九十一次，才能到達銅礦河。有時我們只需要搬運數百米，而最長的距離則有四千米，但有時我們需要來回兩三次，才能把全部的器具搬運過去。整個旅程中最困難的搬運是經過一處滿佈灰燼的火場，我們用了二十一小時直走安 3.2 千米。才走完

最先的兩個星期我們行過矮樹松林，然後進入凍土地帶，那裡廣闊平坦，滿佈湖沼。我們很快便習慣了越過湖沼，然後把器具搬到另一岸，然後又再重新開始。起初幾天在平淡中過去，只有擾人的蚊子和絕妙的釣魚玩意點綴。

蚊子多很成了我們食糧的一部份。一星期過後，我們已被蚊子釘得像一袋波子

了。頭罩和防蟲劑成了生存的必須品。

另一方面，釣魚可以說是滿足了魚夫的最大願望。每次下鉤都有收穫，我們所捕捉到的魚中最小的約有兩磅，最大的有一零六公分長，平均重量是十二磅，在營火中烤起來頂好味！

但我們亦從艱苦中學會教訓。例如，我們知道皮靴是不適合在凍土裏行走的，在那裡行走，你會沉下四十五至六十公分。而下面是冰層。因此我們總是在冰水中行走，腳總永是冷冰的。我們亦發覺越是接近北極，便越難跟著地圖行走，因為磁極不停變動，而磁北與正北的差距亦越來越大（在猶他州差別是十六度，而在北極圈內則是四十二度）。

最重大的教訓是我們必須依照行程計劃。三個半星期過後，我們已落後了六天。那就是說，最後的六日將沒有食物，而我們將要倚靠我們所找到的食物來充饑，而那將更拖慢我們。在凍土地帶中樹枝是唯一的燃料，要搜集足夠的燃料來烤魚便需要幾小時。我們亦擔心天氣，西北部的夏天有時像猶他的冬天，天氣是難以預測

的。我知道我們必須面對冰雪、大風、暴雨和零下的氣溫，八月來臨時，冬天又開始了。我們預計在八月七日完成旅程，因此延誤幾日可能導致嚴重後果，我們開始盡快行走。

黑暗不是問題，因為整夜都有光，但感覺上和肌肉上已痛楚不堪。六星期內，只有五天是全日有陽光的，只有九天我們可以見到太陽。整個旅程中最高溫度是攝氏12.8至15.6度之間，其餘的時間，是下著雨，要不然就是一個暴風。有時阿卜會望著我說：「爸，你寂寞嗎？」我回答

說：「是的。」我們很想念家人（我還有九個女兒），但我們知道他們正為我們禱告和支持我們。

我們在早上八時便開始旅程，直到早晨一時正。雖然我們全身酸痛，但我們還得繼續，我們已沒有選擇餘地。我們期待我們抵達點湖的一天，那是一連串長湖中的第一個，那時我們將不用再搬運器具，也就是我們已行了482千米，再在湖上行160千米便到河那裡。

我們在北極圈內不斷前進，聖靈的指引和保護力量一直存在。旅程中我們一直



有人時地禱告，我定下了形式，希望阿卡會照著做，他做了。頭一個星期，他的禱告很短，但隨和草率著我們進入荒野，感情開始發展，我們開始與主談話。他會說「求祢」，而當我聽到他這樣說時，我知道他開始浪子回頭。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情況時，他真的開放自己，有時他我每天祈禱超過十二次。一種感覺不斷滋長——我們不是孤獨二人，我們是一行三人——我，我的兒子和主。

一個下午我們正逼近一條在飢餓湖盡頭的河口。當我們泊岸時，獨木舟撞到一塊大石。我們注意到近處有一大堆毛，我起初還以為那是一隻死去了的動物，怎知牠的身體竟會動的。阿卜說：「那是一隻灰熊？牠不是死的，只是睡著了。」我們距離牠還不夠三十米。忽然，牠站了起來。我以為牠會走開，像一般熊人一樣，但牠似乎很惱，牠頸上的毛豎了起來，開始把頭前後擺動，開始擦動牠的牙齒——你可以聽見咯咯之聲——牠的耳朵往後拉。我找著相機，阿卜拿著槍，但我們很快便發覺我們不該繼續留在那裡，所以我們返



回水深處，但無論如何，我們都得擺脫那頭熊。

我們把與牠的距離拉至六十米，然後監視著牠。牠再伏下來，於是我們把食物拿上去，走回去拉獨木舟。當我們再望牠時，牠已經不見了。牠不可能向我們的反方向走了，因為那裡有險峻的峭壁。牠亦不能向右方走，因為那裡有湖，因此我們知道牠只可能沿水平線慢慢上山，或是直走向我們。牠知道我們在那裡，但我們卻不知牠的所在。熊人有時會走在你的路線上截擊你。我們都很害怕，我們知道牠隨

時也可能走過小丘，到我們這裡來。阿卜說：「爸，我們祈禱，好嗎？」禱告之後，我們小心翼翼地前行，我頭上放著獨木舟，卜拿著手槍。

我們抵達山脊，距離我們的食物袋大約三十米，而牠就在那裡等著我們。如果牠食袋裡的食物的話，我們就要把它殺死，以免牠吃光我們的食物，而我們不想把牠殺死。我作最後的努力，我心中在禱告，我舉起獨木舟並放聲大叫。

灰熊把牠巨型的頭轉過來，看見一雙腳、一個身體和一個五米長的鋁造的頭在向牠吼叫，牠嚇得轉頭便走。那次接觸使我們虛慌了好幾小時，但我們都知道禱告大大地幫助了我們。

我們到達點湖時，那裡滿是浮冰，大風吹著的浮冰隨時可以像打雞蛋一樣把獨木舟撞成粉碎。那天晚上我們扎營，我請阿卜作禱告，他表現出罕見的信心，他簡單地說：「父啊，停住大風罷。」

早上，當我們醒來時，一切都平靜了。湖面水靜如鏡。但由那裡至湖的另一岸足有三十二千米。我們一旦在湖上時，就

算輕輕的風吹也會把我們毀滅。我們努力走完三十二千米，獨木舟曾兩度被冰封，我們被困，只得用力在舟上跳、搖和推，經過七小時半的掙扎後，我們駛離了浮冰帶，我們一離開浮冰，風又吹起來。除了那七小時半之外，風兒整天在吹，我們再次禱告，這次是感激的禱告。

大約就在那時候開始，阿卜開始重提他的傳道工作。我們很少提及這事，但有一天他說：「我想我們返家後，我便要開始準備我的傳道工作。」從那時開始，他不斷提起傳道工作。經過漫長、艱苦的一日後，有一晚，他在睡袋中轉身過來對我說：「爸，告訴我永生的事。」我們談了兩小時，然後，他用僅餘的氣力說：「那就是我想要的。」接著便睡著了。對我來說，他能回頭，這整個旅程是值得的。

我們亦有其他的經驗，使我們學會如何領會大自然的和諧和美麗，以及它的力量和其上生物的偉大。

我們抵達銅鑛河後的一天，我們正在一次風雪中航行。那是七月尾，而當時正雪花紛飛！水流很強，而迎面而來的風很

大，我們掙扎前進。卜說：「爸，你看岸邊。」我望過去，見到原來我們正停滯不前，而當我們停止扒船時，風把我們吹向上游！我們只好停下來，把船拉到岸邊，並盡力收集木柴，生火取暖。

另一次我們被困於急流的大石中，我以為我們要永遠留在那裡了，但禱告後我們稍稍移動了舟子便脫了身。

我們一抵達銅鑛河，我們便決心要省回失去了的時間，我們不介意行動，因為如果我們停下來我們便會覺得冷，就連在晚上我們睡時也覺得冷。地上結著冰，風也是冷的，我們有罐裝的燃料，但只夠溫暖我們的食物，因此我們趕快扒船。最壞的一日，我們在河上只走了五千米。最快的一日我們走了八千米，而我們衝過瀑布，在那日我們走了八處急流，在最後一處時我們的獨木舟已入滿了水。地圖上顯示了八處急流，因為我們需要趕快，我們決定未經研究便衝過它們，那真是愚蠢。

慢慢地，我們省回了失去的時間，最後依時抵達河口的愛斯基摩小村莊。和我們剩下半餐的糧食。我們的獨木舟損壞不

堪，我們只好棄掉它（事先通知加拿大政府職員）。除了一個外，我們駛過河上的每一個急流，（我不肯定那是因為我們累了還是因為我們害怕，所以帶著器具走過了。）因此我們沒有創下什麼紀錄。但原本已失落的阿卜已重獲信心。我們返家之第二日，他去見主教，表明他願意侍奉主。他現正在依利諾芝加哥傳道部服務

對每一位希望幫助他的兒子下決心去傳道的父親來說，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了解你的兒子。不是每一個人都需要往銅鑛河走一趟的。同類的建設性經驗可在家庭中，在車房一起工作，打網球或兩人單獨慢步中獲得。假若我不是被靈所啟發，我也不會去了銅鑛河。

我們這些自知應去做傳教士的年青人，我願提醒你們，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會有野外的地方，客西馬尼園，聖林等——在這些地方我們可以學習完全信賴主，並在熱切的禱告中呼求祂。別嘗試把自己放在一個危險的環境來試探主，該跟隨祂的靈的引導，無論祂領你到何方。

不能被 征服的人

那些能攀登過
人生最高峯的
人，是那些能
自律的人。



史

賓路拿和李察特兩位大使於一六

〇八年被西班牙國王委派前往荷蘭海牙協定條約。有一天他們看見大約八至十個人候一條小船上岸，坐在草地上，開始吃麵飽、芝士和飲品。

那兩位大使問一個農夫說：「那些旅客是誰？」

他回答說：「他們是我們崇敬的主人

，是國家的主管。」

史賓路拿立刻低聲說道：「這都是不能被征服的人。」（節錄自 Sammel Smiles 的 Happy Homes and the Hearts That Make Them）。

前些時，我有機會與甘賓塞會長一起出席一個支聯會教友大會，那時他還未成爲教會的會長，甘賓塞長老接二連三的帶

領聚會，直至星期六夜晚，一點也不厭倦。星期日早上八時，我們要與主教和高級諮詢議員開會，接著是大會、七十員定額組的會議、接見會長、奉獻會堂，直至晚上對福音進修班學員講話。大約九時許，我們到支聯會會長的等候大概十一時才起飛的班機。那位仁慈的支聯會會長太太要為我們弄晚飯，甘賓塞長老說：「謝謝你，一碗牛奶和一些自製的麵飽便夠了。」這都是不能被征服的人。

大多數跟他才幹和領導他位一樣的人都愛享用皇帝般奢華的食物，如雉雞、魚子醬等，他們會沉溺於香檳和美酒中，直至他們飲醉，變為愚昧不堪為止。但那些能保有最快的跑步速度，能攀過最高的山峯和能游過最危險的河水的人都是瘦削而結實的，他們是那些能自律和有堅強意志的人，他們是不能被征服的人。

我們讀過有關一些政治領袖和商界要人，他們每晚餵飽自己後，每朝到日上三竿也不起床，他們很快便失去了他們的權力。世上沒有不勞而獲的事。一位現代的先知說：「沉溺於享樂深淵的人，所得到

的往往是砂粒而不是珍珠。」

安地格尼斯將軍（公元前382—301，亞歷山大大帝的將軍）正準備人馬攻陷敵軍。計劃已編好，戰略已定，進攻的時間亦已訂出。安地格尼斯將軍的人馬寡不敵衆，揮出進攻的旗號，但沒有人進攻。事實上，他們正準備可恥地撤退。安地格尼斯將軍問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長官回答說他們人數實在太少，那些人不敢進攻。安地格尼斯將軍沉思了一會然後說：「那末你們當中有多少人願意支持我？」這使各級的士兵為之士氣一振；他們進攻，並打了一場勝仗。

誰認為主看重他每一個正義的僕人呢？你們當中，誰看重甘賓塞會長呢？譚以東，羅慕義墨林和彭蓀泰福又怎樣呢？

他們都是不能被征服的人。當你在世上作出貢獻時，人們會列舉你的資產和財富，抑或談論你的品格和誠實？

你們會看重斯密芭芭拉抑或史伯福巴利嗎？

羅馬的衰落可以說是由人民的普遍墮落和好逸惡勞造成的。羅馬的末期，人民

認為工作只是奴隸才幹的，羅馬的居民已不再因他們祖先的美德而驕傲，**帝國的崩潰是由於它再沒有存在的價值**。因此，那些貪圖安逸奢華的民族——正如柏頓（1577—1640，英國傳教士及作家）所說的一樣，「寧願在一對一的搏鬥中失去一磅血，也不願在勞動中流一滴汗的人」——必然毀滅，而勤奮和充滿幹勁的民族將取代他們的位置。

在以上的文字中，假若我們以「人」來代替「民族」，那原則將仍然適用。有原則的男女都是不易被征服的人。

身為加拿大的一位偉大領袖，譚以東會長還未達至他事業的最高峯。機會與錢財就在前面，但一接獲先知的召喚，便把一切擋下。

一九七九年三月十二日星期一，羅慕義墨林會長出席他太太的喪禮。星期二，這偉大的人物出席洛干聖殿的奉獻儀式，並在聚會中講道。這都是不能被征服的人。

讓我們來聽聽一位被列為不能被征服的人所講的話。一九四二年十月的教友大

會中，總會會長團的克拉克路賓會長說：

「我可以大膽地說，我與你在教會中的關係全在乎我是否接受神已顯示的啟示和原則。如果我不願意這樣做的話，我就不值得你們的交往。任何不接受神已顯示的啟示和原則的人亦不例外。」

那不是一項有力的宣言嗎？我有很強烈的感覺，知道主已差遣一代美好麼青年到世上，他們都是不能被征服的。你的命運是多麼美好！能在這世上渡過生命是多麼好！我祈求能看到你們——成千上萬勇敢的末世聖徒世代，世人會認識你們，因為他們將知道你們是不能被征服的人。你們將實踐和目睹在人類史上從未完成過的事。我年青的朋友，記著，你必須是瘦削而結實的。你必須能加入競賽，你必須把性格、誠懇和真理原則作你未來漫長歲月的指標。當我憧憬到那些純潔和忠於主教訓和榜樣的人將會獲得偉大賞賜時，我心血沸騰。

我祈求主祝福在祂偉大的教會內的每一位年青人和成年人。

台灣台北支聯會通訊

愛心音樂晚會

台

北支聯會亞倫聖職男青年暨女青年舉辦的愛心音樂晚會，在半個月的籌備及準備下，於十一月八日晚上七時正式演出。此項活動乃為聖誕節拜訪孤兒院的經費而舉辦的活動之一。正如當晚台北支聯會第一副會長梁潤生會長致詞時，引述先知麥基奧大衛會長所說的「表明愛神的方法，就是顯示對同胞的愛」。此項活動即以「愛心」為宗旨而展開。

七時未到已有不少弟兄姊妹陸續來到會場。節目在陳順生弟兄及張俊榮姐妹的主持下先後開始。兩小時的音樂晚會，使

與會者聆聽到中外古今的樂器和歌曲，而演出者多數是亞倫聖職男青年及女青年擔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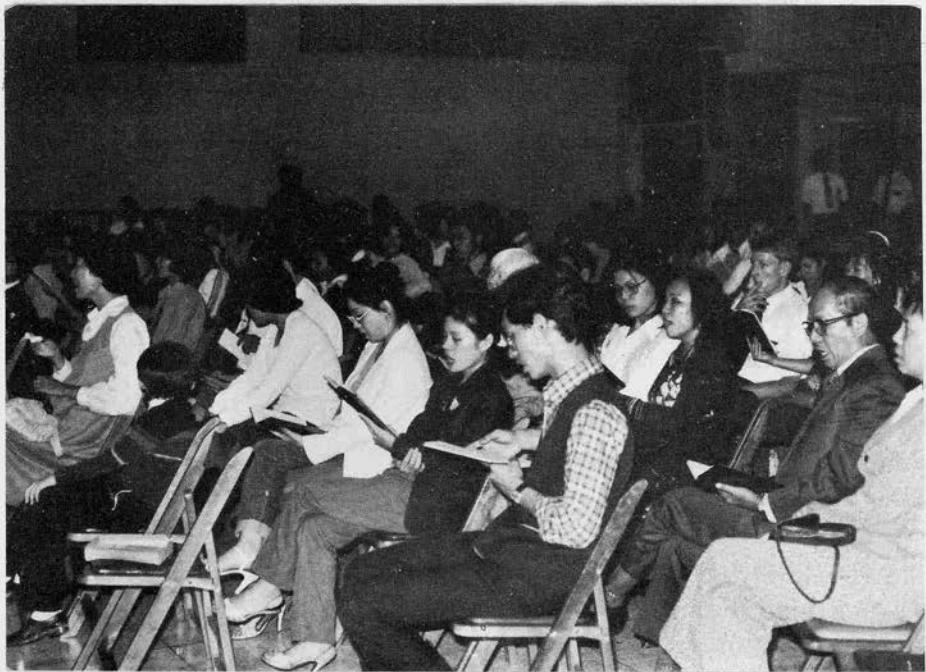
中國樂器有中國市政專校陳永裕同學的短笛，笛韻輕快而活潑。第四支會張碧華姊妹吹奏的笙；及中國市政專校的琵琶四人合奏，曲調優美和諧，節奏整齊，如同獨奏。

西洋樂器演奏有鋼琴獨奏，演奏曲有鏗鏘有力的「土耳其進行曲」亦有琴調柔美的「甜蜜的變奏曲」及「少女的祈禱」。第三支會趙樂中弟兄的古典結他，除了吉他輕巧的節拍從他指尖奏出之曲調外，趙弟兄風趣的開場白，詼諧有趣，搏得不少歡笑聲的掌聲。再加上輕鬆的民歌和活潑的西洋鄉村歌曲及電子吉他的伴奏，配合燈光美妙的變化，使整個音樂會活潑而生動。

雖然籌備時間只有短短的半個月，但在台北支聯會男青年會長陳順生弟兄的籌劃之下，各分支會同工鼎力協助，加上中國市政專校的國樂團助興，使此次音樂會得以順利圓滿完成。



(琵琶合奏)



(觀眾一角)

香港港島支聯會通訊

今年春間有銅鑼灣支會戴振才副主教與黃醒羣姊妹及邱世榮弟兄與李綺玲姊妹在美國普羅伏聖殿訂立永恆婚約。曾於“聖徒之聲”本地新聞作簡略報告。光陰似箭，轉瞬屆秋涼！又有銅鑼灣支會李展鵬弟兄（銅鑼灣長老定額組會長）與周頌恩姊妹締結永恆婚姻、西環支會溫亮弟兄（支聯會高級諮詢）家庭，接受“聖殿印證”，永恆家庭之祝福。以下是他們此行之報導及堅強之見證。

訂立永恒婚約

李展鵬，周頌恩

藉着我們的祈禱和努力，盼望去聖殿履行永恒婚約的目標終於達成了。

多年來的準備，包括參加神學研究所傳道服務做神一切的事工；都是準備我們去接受永恒婚約的先聲。

傳道滿期回家後，我們為旅費和取美國的簽證核准前往聖殿而擔憂，我們曾為這事祈禱和禁食，藉着神的祝福，我們獲得額外的收入，而我們的美國簽證也第一天獲得簽發。

九月廿五號我們啟程前往鹽湖城在三十號下午我們到達普羅伏聖殿接受個人的思道門和履行永恒婚約。

在聖殿能夠與神立約和似聽祂的訓誨使我們非常感動，使我們能理解「認識袮獨一的真神和認識袮所差來的耶穌基督這就是永生」。這句話的意義，也使我知道今生的責任和來生的祝福這些教導都增加我們對永生的盼望，我們更積極為我們的同胞服務，和遵守誠命。



李展鵬、周頌恩聖殿結婚留影

我們如果遵守我們所立下的聖約，一定可以在今生得到平安和來世得到永生。

我們雖然會到很美麗的城市和到遊樂場消遣取樂，但這些都是過眼雲烟，轉瞬間就消失了。

唯有我們去聖殿中所得的教導和祝福是我們永遠珍惜的。

因為，看啊！這是祂的事工和祂的榮耀促成人類的不死和永生。
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聖殿印證之行

溫亮家庭

「近年來，忠信的教友們，接受了福音的薰陶，越來越了解永恒家庭祝福的重要性，於是前往聖殿結婚或接受印証的弟兄姊妹們也越來越多了！……」筆者講這樣的說話很多次；寫這樣的文句在“聖徒之聲”刊載也有兩次以上，但自己因為環境關係，一直未有接受永恒的聖殿印証。等待……等待，蒙神的祝福感謝神的恩典，今年十月間，終於達成這個願望！

我們一行於九月廿七日下午六時卅分乘星航機直飛夏威夷；翌日三時抵達，有鄭兆昇會長（前荔枝角分會會長）家庭，退休傳教士 黃偉健長老 及黃鏘為家庭暨

郭林淑冰姊妹家庭多人前來接機，即晚在林姊妹家中度宿，翌日轉赴蘭貽古主教家中居留於九月三十日前往夏威夷聖殿接受恩道門後，相繼由聖殿會長為我們執行“聖合”儀式開始時，莊嚴肅穆，我們會感到神已與我們同在，胸中燃起熱火使我熱淚盈眶，深深感謝神的恩典！當時有楊百翰大學夏威分校多位同學觀禮，他們熱情橫溢，禮儀完畢，紛紛趨前與我們握手，令我們五中銘感！

十月一日我們順道乘搭飛機前往猶他州鹽湖城參加總會教友大會。漫遊和路迪士尼樂園等名勝，中途在洛杉磯停留兩天

，蒙詹孫長老（退休傳教士）夫婦、黃國鴻會長（前西環分會會長）夫婦、鄧惠梅姊妹等盛情招待、衷心感謝。第三天轉飛鹽湖城，因我們人地生疏，潘紹達會長偕同戴國源及袁國祺兩位會長前來接機，愛護備至！第二天十月四日由袁國祺會長安排參與是日總會教友大會，世界各國教會

領袖雲集，熱鬧場面為我前所未見，當我坐在大會堂聆聽先知及各領袖的演講時，令我感慨萬千！渺小的我，在當日洗禮加入教會時，做夢也不會想到今日會偕全家人坐在總會大會堂親耳聆聽先知及領導人的教訓，這一切都是神賜予的偉大的祝福。

十月五日係總會第二日教友大會，早一天經已參與教友大會者，多不再分發入場券轉在家中收看電視轉播大會情況。我們則蒙麥智禮會長（前任傳道部會長）招待送往參與他的退休傳教士餐會，在那裡大家也收看電視轉播大會情況。據說：「每次教友大會後，在該地都有安排同一樣的餐會，是白禮初會長及陳學信會長任內退休傳教士的聚集。此次約有八十位退休傳教士集會，我見到很多久未相晤的退休傳教士，情況相當熱鬧。

我見証我們一家在夏威夷聖殿內得到聖職權柄印証，成為永恒的家庭。我們確實見証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是由神親自帶領真正的基督教會，所有一切教儀都是神所定立、目的是帶給聖徒們獲得永恒的進步和快活，我以上的見証係奉主耶穌基的名，阿們。



溫亮家庭（溫謝惠芳、溫德中）
接受“聖殿印證”留影

